

旧报纸

□王吴军(河南中牟)

也许是出于内心深处一种莫名其妙的怀旧情绪吧,即使是在非常忙碌的日子,我也愿意花一些时间去翻阅并收藏那些已经发黄的旧报纸。

是的,我喜欢这些旧报纸。

我一直认为,旧事和新闻是一种有着紧密联系的生活状态,当年由于各种因素而发生的事件如今看来依旧是引人入胜的,这一切被以文字或图片的形式精心编排在报纸上,虽然经历了久远时光的烟尘浸润,依然十分耐读。所以,收藏并阅读旧报纸是和品茶、品酒、读诗、赏画、听音乐一样的,都是我生命中十分美好的生活方式。我乐在其中,流连忘返。

宁静的时光里,坐在清风徐徐吹送的窗前,泡上一杯芬芳扑鼻的清茶,抚摸着纸张和文字都十分古雅的旧报纸,心情的愉悦无法言说。

我想,在没有报纸的年代里,人们的生活一定是寂寞和苦闷的。尤其是做学问的读书人,获得史料和素材的途径大概只有史籍和道听途说。

我国的报纸是在清朝晚期才出现,它一下子改变了人们原本循规蹈矩、机械重复的生活状态,给人们平淡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生机。于是,报纸迅速成为可补史书之缺憾、可正史书之错误的最佳参照物、时代参与者和历史的真实记录者。

在报纸出现了许多年后的今天,我在生命的时光里,怀着愉悦的情思,收藏着旧报纸,其实是在以轻松的心态探询历史的风雨历程。这既是我放松心情的一种方式,也是我研读历史的一种方式。除了史书之外,旧报纸让我在收藏中获得了想要的真实的历史,一举两得,实在是一件乐事。

在弥漫着沁人肺腑的芬芳茶香里,透过发黄的旧报纸,我看到了过去那或五彩缤纷或光怪陆离的生活,那是不可复制的时代,令人神往。

在如今喧嚣的生活中,若是想穿越时光隧道,获得走进旧日时光的古朴情怀,收藏旧报纸是最好的选择。对于想真正知道真实旧事的人来说,尤其如此。

在夕阳西下的黄昏里,或是空气宜人的清新早晨,只要一有闲暇,我就会微笑着搬一把椅子,坐在阳台上,翻阅旧报纸。那时,梧桐树繁茂的枝叶在阳台旁轻轻摇曳,绿意爽人。茶杯里,碧绿的茶

叶在透明的水里恣意舒展出美丽的风姿。我展开旧报纸,愉快地阅读着,感觉时光无比丰盈。那时的我,就是自己生活中的无冕之王——悠闲,快乐,充实,与幸福紧紧拥抱。

旧报纸虽然是旧的东西,然而,因为储存了极其丰富的内容,却依旧闪烁着美丽的光芒,依旧生动、怡人,令我喜

爱。这就如一个人,虽然普通、平凡,却因为内在的美好而让我深深喜爱,并且愿意与之交友,心中愉悦。

世间的许多事物,不能只看其新旧,更不能只看其外表是否光鲜。内在的美好才是真正的美好,只有这样的美好,才会真正让人心仪,才会在时光的长河里熠熠生辉,让人珍爱。



读书与打麻将

□鲍海英(安徽天长)

假日,我慕名去听一位著名作家的演讲,谈到现代人的时间都去哪儿了时,他尖酸刻薄地说:“现在的人,有很多时间都用来打麻将了,白白浪费了,十分可惜。”说到这里,他顿了顿,提高了嗓门说:“其实,读书写作,远比打麻将有趣。”

在我们这个小城,这个以“吃吃喝喝,打打麻将”为消遣的地方,这位作家说的话,真的成了众矢之的。

“读书写作,远比打麻将有趣”,那是作家们的结论,也是传统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的思维。读书写作确实可以益智、广识、悦情、养心,至于麻将,在作家们看来,无非是浪费生命的游戏,一种娱乐工具罢了。

可喜欢打麻将的人又怎么看呢?我的一位同事,只要空闲下来,就钻进“麻

将圈”,夜以继日,废寝忘食,真可谓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”。在他看来,打麻将可比读书有意思多了。

与这位作家相反,对喜欢打麻将的人,鲁迅就十分宽容。他在《读书杂谈》中写道:“嗜好读书,犹如爱打麻将一样,天天打,夜夜打,连续打,有时被捕房捉去了,放出来之后还是打。诸君要知道,爱打麻将的人目的并不在赢钱,而在有趣。”

再看胡适,对麻将,可谓痛心疾首。他说:“中国的男人们以打麻将消闲,女人们以打麻将家常,老人们以打麻将下半生的大事业。我们走遍世界,可曾看见哪个长进的民族、文明的国家,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?”

麻将真的像胡适说的,有那么大的

罪过吗?的确,麻将上瘾会耽误时光,让人不求上进,但如果持之有度,劳逸结合,打麻将与读书写作并行,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?在这点上,梁实秋就很理智,他说:“打麻将不过是一种游戏,玩玩有何不可?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也喜欢打麻将,梁启超、徐志摩等都是麻将高手……”尤其是梁任公,他的名言是:“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麻将,只有打麻将可以忘记读书。”事实上,那些从不打麻将的读书人,也没有几个在事业上超过梁任公的。

看来,只要不是沉溺其中不可自拔,意在消闲、娱乐,偶一为之,节假日好友相聚,打上几圈麻将,换换脑子,松松筋骨,在笑声中度过美好时光,也是难得的趣事。



666 / 依法处置

有一天,汉文帝的车驾从长安渭水桥上经过,桥下突然跑出来一人,惊了御马。皇家卫队当即将此人抓获,皇上命此事交由最高法院处理。时任最高法院院长(廷尉)张释之将判决结果汇报给汉文帝说:“此人惊扰御驾,依法应予罚款。”皇上一听就恼了,斥责张释之说:“这人惊了我的马,幸亏这马老实,否则非摔死我不可。你竟然只判罚款?”张释之回答:“法律就是这样定的。你若加重处罚,无法可依。当时你如果把这人杀了,也没啥不可。现在你把他交给我处理,我只能依法行事。”皇上想了想,觉得有道理,不再追究此事。

667 / 半虚前席

汉文帝准备重用少壮改革派贾谊,遭周勃、灌婴等重臣的反对,理由是“洛阳之人,年少初学,专欲擅权”——看来出生地和年纪都影响仕途。不久,失势的贾谊赴远离首都长安的长沙任职。时间一长,皇上思念贾谊,将其召回。接见贾谊时,汉文帝正在未央宫的“宣室”祭奠祖先,遂与之谈论鬼神之事。贾谊旁征博引,说得头头是道,“至夜半,帝前席(促膝向前)”。皇上自言自语说:“吾久不见贾生,自以为过之,今不及也(我的见识还是比不上贾先生)。”马上任命贾谊为皇子的老师(太傅)。晚唐李商隐《贾生》诗云:“宣室求贤访逐臣,贾生才调更无伦/可怜夜半虚前席/不问苍生问鬼神。”

668 / 外柔内刚

汉文帝十年(公元前170年)冬,车骑将军薄昭泄私愤滥杀朝廷命官。薄昭是汉文帝生母薄太后的亲弟弟,是皇上的舅舅。外柔内刚的皇上不忍直接赐死舅舅,令丞相携酒赴薄家,暗示薄昭自裁。薄昭自恃有姐姐薄太后撑腰,拒绝自杀。汉文帝命所有大臣均穿丧服赴薄家哭丧,薄昭明白皇上主意已定,无奈自杀。(老白)

